

由金文字形評估清華藏戰國竹簡

朱歧祥*

【提要】

本文嘗試以清華簡中的異體字破題，提出簡中似乎混雜有不同時空的字形，並由局部簡文與今本原文獻順讀互較，發現清華簡有補充並發揮現有文獻內容的可能。清華簡與一般金文字形有明顯的差異，但卻見大量特殊字例竟單與戰國中山國金文字形相吻合。其間的原因為何，需待進一步考察。

關鍵詞：清華簡 金文 戰國文字

* 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

一、問題的提出

2010年12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版入藏於清華大學的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(壹)^①，該書的〈前言〉以堅定的口吻，明確的敘述該批竹簡(簡稱清華簡)是經過古文字專家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的鑒定，並在2008年清華召開十一位專家學者的「竹簡鑒定會」，確認竹簡的真實性，由「簡的質地、字迹等等現象，沒有發現作偽的痕迹」^②，並「根據簡的形制和字的特徵，判斷其時代為戰國中晚期，與郭店簡、上博簡相近似」。〈前言〉一再以科學實驗為立足點，強調竹簡是經「委託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、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，對這批簡中的無字殘片標本進行了AMS碳十四年代測定，經樹輪校正的數據為公元前305±30年」，作為清華簡本身不可能是偽品的保證。由此看來，清華簡是繼上博簡後第二批由香港搶救回來的珍貴簡牘，它儘管不是經過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，但已同樣具備考古發掘的價值，基本上得以杜絕屬後人作偽的疑慮。清華竹簡對古文獻研究的重要價值，與郭店簡、上博簡足以等量齊觀，似是不容置疑的。
















然而，在我翻閱新出版的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(壹)的內容時，卻仍存在若干不容易理解的問題，在此願與同道分享：



(一) 字形方面。



任何新出土的文字資料，都應該嘗試置於文字流變的縱線上，觀察其斷代定點的合理程度。清華竹簡被介定為戰國中晚期楚地的作品，第一輯最末一篇〈楚居〉，更詳述歷世楚人的居所。然而簡文上的字形是否一一合乎戰國中晚期南方文字的標準，值得學界深思。由於清華簡中一字多體的現象比較多，若干部件偏旁和結體也很奇特，甚至有異於一般楚簡的字形。如果書手來源只有一個，如何看待這些眾多分歧字形的現象？如果書手並不只一人一時，又如何面對字跡風格基本相同和同篇異字的問題？例如一個簡單的心字和从心的字



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(壹)上下冊，中西書局出版，2010年12月。



② 引文參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(壹)〈前言〉。

形，翻查相類的包山簡作 、、③，葛陵簡作 、、④，郭店簡作 、、、⑤，上博簡作 、、⑥。以上心字中間都普遍見一橫畫貫穿心形，明顯是一般楚簡心字的常態寫法。可是反觀清華簡从心的字除作  形外，還有作  者。如：

志作 ，又作  ⑦



惠作 ，又作 



念作 ，又作 



忘作 ，又作 

後一从心的字形寫法在清華簡中應亦是一常見的偏旁，但卻罕見於過去所見的楚簡中，而與篆體基本上已完全相同。

此外，在清華簡中明顯見屬於不同時空的異體字，如：

上作 ，又作 



逆作 ，又作 

昔作 ，又作 

二作 ，又作 

斯作 ，又作 

萬作 ，又作 

苟作 ，又作 

以上字例的後一異體字形過去都罕見於楚竹簡中，可是今天卻集中的出現在清華簡，很可怪異。這種混雜而又具獨特風格的字形狀況，值得關注。

③ 參張守中編：《包山楚簡文字編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6年8月，頁161~167。

④ 參張新俊、張勝波編：《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》，巴蜀書社，2008年8月，頁178~182。

⑤ 參張光裕編《郭店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》，藝文印書館，1999年1月，頁183~210。

⑥ 參王瑜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~（六）字根研究》，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，2010年6月，頁260~272。

⑦ 清華簡字形參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（壹）下冊〈字形表〉，下同。

(二) 在通讀文句排比方面。

清華簡抄錄大量先秦文獻，多與《尚書》、《逸周書》等類似文獻有關，意義非凡。然而，對應清華簡與現存古書間相互吻合度之高，不禁讓人訝異和保留。同時，清華簡的行文往往在某程度上補充了現存文獻文意的不足處。試以《尚書·金縢》篇對照清華簡的〈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〉一文文句，二文關係密切，內容基本一致，除了大量的用字遣詞完全相同，文意完全相對應外，後者增添的字句，似在有意無意間補充前者疏略的地方。如：

1. 既克商二年〈金〉

武王既克殷三年〈周〉——補充句首主語。

2. 二公曰〈金〉

二公告周公曰〈周〉——補充「二公曰」的對象

3. 惟爾元孫某〈金〉

爾元孫發也〈周〉——補充句中「元孫」的私名

4. 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〈金〉

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櫃〈周〉——補充「納冊」的主語和冊中的內容。

5. 王出郊〈金〉

王乃出逆公至郊〈周〉——補充「王出郊」的原因。

6. 歲則大熟〈金〉

歲大有年，秋則大穫〈周〉——補充是「歲」豐收的狀態和「大熟」的時間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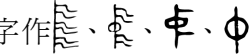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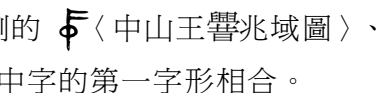
互較以上諸句例，似乎透露著清華簡某些文句可能是先根據或參考今本《尚書》爲底本而完成的。清華簡與現存先秦文獻的前後關係如何確認，宜進一步思考。

我們由異體、行文內容來觀察，清華簡的性質似乎比過去所見的郭店簡、上博簡複雜。

二、清華簡與晉系中山國金文形構比較


清華簡的字形，基本上與包山、郭店、上博諸戰國中晚期楚竹簡的結構相同。一般學界都是應用竹簡證竹簡，但罕見拿金文來印證竹簡的字形結構。按道理，儘管另以金文來檢視清華簡，清華簡的字形理應與戰國的楚系金文相對應才是。事實上，細細翻閱《金文編》⁸，在金文眾多異體寫法中，發現有若干金文中的僅見字例與清華簡的字形相同，而這些字例並非來自楚金文，而絕大部份卻都見於河北出土的戰國中山國銘文。粗略的作分國統計，這些與清華簡文字相當的金文異體特例最多的有 39 例，率見於中山國器，其次的則只有 4 例，分別見於楚系的〈欒書缶〉和〈鄂君啓節〉，再其次的有 3 例見於〈曾侯乙鐘〉。中山國器銘文原是一批獨立性很高的中土字體，其中若干形體都屬於開創性的結構，可是於此卻見大量單獨與清華簡的字形關係密切。如何合理的解釋這種現象，恐怕又是古文字學家需要面對的問題。清華簡與中山國金文字形明顯相同的 39 例如下：

1. 中

清華簡（壹）下冊（字形表 p.201）所見中字分別作三形。相對於容庚《金文編》（卷一 p.28）所收的中字作形，互有差別。而《金文編》另外僅收二字上从二旃形，作特例的，均屬中山器，與清華簡字表中字的第一字形相合。


相對的，驗諸目前所見的望山、包山、郭店、上博諸楚簡都不見此中字字形，唯獨 2008 年出版的葛陵楚簡中字字形與此全同。⁹

2. 茅

清華簡（p.201）作。《金文編》（卷一 p.34）僅一見，屬中山器，作



⁸ 容庚編，張振林、馬國權摹補：《金文編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 年 7 月版。

⁹ 望山簡字形，參程燕著：《望山楚簡文字編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 年 11 月。包山簡字形，參張光裕編：《包山楚簡文字編》，藝文印書館，1992 年 12 月。郭店簡字形，參張光裕編：《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》，藝文印書館，1999 年 1 月。上博簡字形，參馬承源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一）至（七）冊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 11 月。葛陵簡字形，參張新俊、張勝波著：《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》，巴蜀書社，2008 年 8 月。

 〈蚤壺〉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合。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郭店、葛陵諸楚簡都沒有此字。


3. 莫

清華簡 (p.202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一 p.40) 莫字一般从++、从竹，僅一見从屮作  〈中山王響壺〉，字形與清華簡全同。




相對的，此字形見於包山、郭店楚簡中。

4. 尔

清華簡 (p.202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二 p.47) 僅一見作  〈中山王響壺〉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合。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簡不見此字。而郭店簡尔字作 ，亦有增短橫，與清華簡同。

5. 告

清華簡 (p.203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二 p.56) 字一般都作 ，而中豎不穿的僅一見，作  〈蚤壺〉，屬中山國器銘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


相對的，此字形與望山、郭店、上博、葛陵諸簡告字相合。

6. 遣

清華簡 (p.206) 作 ，从少。《金文編》(卷二 p.101) 遣字有从貝，但僅一見不从貝而从少，作  〈中山王響壺〉，此形與清華簡全合。


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葛陵等簡並無此字。而郭店簡的遣字則从少，寫法與清華簡同。


7. 為

清華簡 (p.211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三 p.174) 多从手牽象作 ，而省象轉附以短橫的，有  〈中山王響兆域圖〉和  〈陳喜壺〉二見。特別是前者字形與清華簡〈楚居〉的為字作  下增从二短橫，可互參。





唯此增短橫的字卻不見用於望山、包山、郭店、葛陵等楚簡中。

8. 及

清華簡 (p.213) 作 、 二形。《金文編》(卷三 p.189) 字多作 , 但从人後增一斜畫的僅二見於中山器: 作  〈中山王響鼎〉、 〈中山王響鼎〉, 字與清華簡的第一字形相合。




相對的, 清華簡二字形不見用於望山、包山簡。而上博簡則兼具此二形, 郭店簡及字則一致作 , 與清華簡全同。

9. 臣

清華簡 (p.213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三 p.204) 字一般作 、, 另有豎畫貫穿字形的僅一見於中山器, 作  〈盜壺〉, 字形清華簡全同。




相對的, 竹簡方面望山、包山、郭店、葛陵諸簡均不見此臣字形, 唯獨在上博簡中習見。

10. 相

清華簡 (p.215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四 p.235) 字一般作 , 但僅一見下增短橫作  〈中山王響鼎〉, 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

相對的, 望山、郭店簡不見此字形, 包山、葛陵簡的相字下亦不从一橫畫。

11. 百

清華簡 (p.216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四 p.249) 字一般作 , 字的中間只从一橫, 但僅一見增从二橫畫作  〈中山王響鼎〉, 字形與清華簡相符。






而包山、上博簡的百字中亦見从二橫。

12. 敢

清華簡 (p.218) 作 、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四 p.276) 字一般作 , 只从又, 但僅一見屬中山器增从人形作  〈盜壺〉, 字形與清華簡第一字例全同。




相對的, 望山、郭店簡無敢字。包山、上博、葛陵簡中的敢字則一致增从人形, 與清華簡相同。

13. 刺

清華簡 (p.227) 作 、作 ，字从刃和从刀。《金文編》(卷六 p.423) 字一般作 ，與竹簡形異，但僅在中山器二見从二手形从刃，作 〈中山王響鼎〉、〈盜壺〉，字形與清華簡的第一字例全同。
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郭店諸簡都不見用此字。而葛陵簡的刺字从刀，亦不从刃。


14. 昔

清華簡 (p.230) 多作 ，僅一見作 ，从田。《金文編》(卷七 p.458) 昔字亦僅一見从田形作 〈中山王響鼎〉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簡無此昔字。葛陵簡昔字从日，而郭店、上博簡昔字有从田形，與清華簡同。

15. 參

清華簡 (p.230) 作 ，从三日。《金文編》(卷七 p.470) 字一般作 ，但僅一見亦从三日，作 〈中山王響鼎〉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葛陵簡無參字。郭店簡參字作 ，中間亦無橫畫，寫法與清華簡不同。

16. 克

清華簡 (p.231) 作 ，从又。《金文編》(卷七 p.497) 字一般作 ，僅一見增从又作 〈中山王響鼎〉，字形與清華簡全同。

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葛陵等楚簡均無克字，唯郭店簡克字與此形同。

17. 穆

清華簡 (p.232) 作 ，从二斜畫。《金文編》(卷七 p.500) 字一般从三斜畫作 ，但省从二斜畫的僅二見：〈虢叔鐘〉和 〈中山王響壺〉，特別是後者的形構與清華簡全同。

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葛陵等楚簡均無穆字。郭店簡穆字亦與此形明顯相異。

18. 宜

清華簡 (p.232) 作 ，从二肉。《金文編》(卷七 p.527) 字一般作 ，另从宀从二肉的特例僅見於中山器：〈中山王響鼎〉、〈中山王響壺〉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

相對的，此字形亦習見於諸楚簡中。

19. 身

清華簡 (p.236) 作 ，人身後有一斜畫。《金文編》(卷八 p.583) 字一般作 ，僅二見在身後具斜畫，作 〈中山王響鼎〉、〈中山王響壺〉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郭店、葛陵諸簡的身字均不增从斜畫。


20. 允

清華簡 (p.238) 作 ，从女。《金文編》(卷八 p.614) 字一般作 ，从女的僅二見：〈不嬰簋〉和 〈中山王響壺〉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

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葛陵簡無允字。郭店簡允字从人而不从女，上博簡允字有从以，亦不見从女。

21. 鄰

清華簡 (p.240) 僅一見作 ，相當於今本〈皇門〉的「四鄰」之鄰字。《金文編》(卷九 p.638) 亦僅一見，作 〈中山王響壺〉，讀為「鄰邦」之鄰。二字均屬僅見，形體全同。




郭店簡亦一見鄰字作 。

22. 敬

清華簡 (p.240) 作 、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九 p.652) 字一般作 、作 ，亦見从 ，但只僅見於中山器，作 〈中山王響鼎〉、〈中山王響壺〉、〈盜壺〉，字形與清華簡第二字例相當。


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葛陵無敬字。而郭店、上博簡的敬字都作前一種寫法而亦不見第二種字形。

23. 猷

清華簡 (p.242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 p.685) 字都作 ，其中有增短橫的見於中山器的  (中山王響鼎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當。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郭店諸簡均無猷字。

24. 光

清華簡 (p.242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 p.690) 字一般作 ，然字旁有增  的僅見於中山器，作  (中山王響鼎)、 (中山王響壺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同時，此字形亦分別見於望山、包山、郭店諸簡中。

25. 喬

清華簡 (p.243) 作 ，上从力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 p.700) 亦僅見中山器一例，作  (中山王響鼎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合。




同時，此字形亦見於包山、郭店、葛陵簡中。

26. 息

清華簡 (p.244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 p.713) 僅一見，作  (中山王響壺)，从心的寫法與清華簡相當。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葛陵簡無息字。郭店簡的息字从二自，與此形亦相異。


27. 恧


清華簡 (p.245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 p.717) 僅見於中山器，作  (中山王響壺)、 (盜壺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葛陵簡無恧字。郭店簡的恧字形與此亦有出入。





28. 恐

清華簡 (p.245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 p.722) 僅一見，屬中山王器

的 (中山王響鼎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郭店諸簡均無恐字。而葛陵簡的恐字作，形亦與中山器同。

29. 不

清華簡 (p.248) 作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 p.761) 字一般作、，但僅一見下增短橫作 (中山王響兆域圖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
相對的，此字形普遍見於諸簡中。

30. 至

清華簡 (p.249) 作、，省豎書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二 p.764) 字一般作，但僅一見亦省略豎畫作 (中山王響兆域圖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相對的，此字形習見於楚簡中。

31. 聾

清華簡 (p.249) 作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二 p.772) 有作，亦僅一見作 (中山王響鼎)，字形結構與清華簡相同，只是清華簡从耳的組合朝外。




然清華簡此種字形與望山、包山、郭店諸簡字全同。

32. 承

清華簡 (p.250) 作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二 p.777) 字一般作，僅一見中山器的字三部件平齊書寫作 (盜壺)，與清華簡的字形組合相同。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郭店、葛陵諸簡中均不見承字。

33. 弗

清華簡 (p.251) 作，从戈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二 p.814) 字一般作，僅一見於中山器从戈作 (盜壺)，字形與清華簡全同。



相對的，此字形與望山、包山、郭店、葛陵諸簡的弗字字形相異。

34. 孫

清華簡 (p.254) 作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二 p.851) 字一般作，而中山器均省从彡作 (中山王響鼎)、 (盜壺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
相對的，此字形亦與諸楚簡全同。

35. 型

清華簡 (p.256) 作 ，从刃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三 p.885) 僅一見从刃，作  (中山王響鼎)，字形與清華簡全同。





相對的，此字形亦見於郭店簡中。

36. 城

清華簡 (p.256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三 p.885) 字一般作 ，但亦見从土作上下排列的  (中山王響鼎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
相對的，此字形亦見於包山簡中。

37. 軍

清華簡 (p.258) 只一見作 ，从勻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四 p.933) 字一般作 、，而从勻的亦僅一見於中山器，作  (中山王響鼎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



相對的，此字形亦分別見於包山、郭店簡中。

38. 降

清華簡 (p.258) 有增从止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四 p.940) 字一般作 ，僅一見有增从止作  (中山王響鼎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當。

相對的，望山、包山、郭店、葛陵諸簡均無此字。

39. 罪

清華簡 (p.259) 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四 p.975) 僅一見，作  (中山王響鼎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當。




相對的，此字形亦見於郭店簡中。

以上不厭其煩的逐一討論清華竹簡 39 個字例，個別字形固然可以解釋是源自其他楚簡，然而對比金文，發現多與其他國別的金文相違，但卻一面倒的與 80 年代才發表的中山器銘文相吻合。特別是彼此有屬單一特例的字形，而結構居然全同。此外，清華簡字形有分別與個別某特定類竹簡相同，而當中又有清華簡字形不見用或異於其他竹簡而僅同於中山器者，如：爲、相、刺、參、




穆、身、允、敬、息、悉、弗等字。這些現象很可怪異，值得深思。

事實上，清華簡的字形又並不是全然等同於中山器。有少數字例見清華簡字形反而是同於他國金文而明顯異於中山器的。如：







1. 皆

清華簡 (p.216) 作 ，从二人。相對於《金文編》(卷四 p.245) 亦有作  (皆壺)，字形與清華簡相同。但反觀中山國器的皆字卻都从膚作  (中山王響鼎)。






2. 勞

清華簡 (p.257) 作 ，从炊从衣。《金文編》(卷十 p.902) 有作  (鞬縛)，與清華簡同形。但反觀中山器字卻从心作  (中山王響鼎)，與清華簡字形相違。

3. 余

清華簡 (p.203) 有作 、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二 p.51) 字一般作 、，但僅一見 (樂書缶) 作 ，从少，字與清華簡相同。反觀中山器的余字作  (中山王響鼎)，字形特別，明顯與簡文不合。

4. 卑

清華簡 (p.213) 作 ，有省作 。《金文編》(卷三 p.195) 字一般作 ，僅一見於秦器省作  (秦王鐘)，與清華簡形同。反觀中山器卑字从尹作  (中山王響鼎)，明顯與簡文不同。

如此看來，清華簡與中山國金文的字形出處又並不全然是同一個來源。這種楚系簡文與晉系某特定國家金文的特殊字例，出現大同而小異的現象，原因為何，仍待深究。而，清華簡的書手深受戰國時中山國銘文字形的影響或啓發，未嘗不是其中的一個可能。

三、小結

本文嘗試以清華簡中的異體字破題，提出簡中似乎混雜有不同時空的字形，並由局部簡文與今本原文獻順讀互較，發現清華簡有補充並發揮現有文獻內容的可能。文章進入主題，討論清華簡與一般金文字形有明顯的差異，但卻見大量特殊字例竟單與戰國中山國金文字形相吻合。其間的原因為何，需待進一步考察。

參考書目

1. 王瑜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～（六）字根研究》，台北：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，2010年6月。
2. 容庚編，張振林、馬國權摹補：《金文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7月。
3. 馬承源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一）至（七）冊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11月。
4. 張光裕編：《包山楚簡文字編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2年12月。
5. 張光裕編：《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9年1月。
6. 張守中編：《包山楚簡文字編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6年8月。
7. 張新俊、張勝波著：《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8年8月。
8.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（壹）上下冊，上海：中西書局出版，2010年12月。
9. 程燕著：《望山楚簡文字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11月。

A Discussion on Some Characters of the Ching-Hua Bamboo Scripts — with reference to Bronze Inscriptions

Chu, ki-cheung

【 Abstract 】

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words and sentences in the bamboo scripts newly collected by Ching-Hua University, mainland china. I discover that a good amount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Ching-hua Bamboo Scripts show obvious resemblances to some crucial words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found in the Chung-Shan State in the Warring Period. The exact relation awaits further study.

Key words: Ching-Hua Bamboo Scripts Bronze Inscriptions
Character-spellings in the Warring Period

